詩語背後

青島：海陸相逢處(下)

●江 鄰

古代琅琊郡的盛況，已沒入歷史的塵埃。但這片海陸交接之地，注定不會寂寞。現代青島市的崛起，取代了山東半島濱海大都會的地位。

青島之名，與香港一樣，在時空上有三重含義：最早是臨海古漁村，後來是西方殖民者建立的近代城市，現在則是一個城鄉共存的地方行政區和區域經濟中心。一路走來，中西交匯，風雨滄桑，終成大觀。

在嶗山巨峰遊覽區入口處，矗立着一座雄偉的四柱牌坊，坊上一聯，道盡嶗山形勝：

鰲嶗獨壯哉海抱神山山抱海
諸子俱來矣賢傳大道道傳賢

讀之再三，心念一動：山海相逢，氣壯天地，人文薈萃，大道相傳，說的豈止是嶗山，新舊交接的琅琊台，乃至整個青島，何嘗不是如此！

1860年代，隨着英國佔領九龍半島，香港的城市空間驟然擴大，並坐擁天然良港，逐漸發展成享譽天下之地。新興的德意志帝國與英國爭霸，也伺機在遠東搶佔地盤。1870年代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經過多次考察，明確提出膠澳（今膠州灣）是中國北方最理想港口。1897年11月，德國借兩名傳教士在山東遇害，出兵佔領膠澳。次年，與清政府簽訂《中德膠澳租借條約》，強行租借膠澳作為海軍基地，並取得在山東全境修築鐵路和開採礦山的權利。

其時，膠澳地區分布着若干漁村，並沒有統一名字。德國在這裏設置膠澳自由港，派駐總督，並將整個租借地統稱為「青島」。當地原本有一個青島，亦名琴島，是一條古漁村附近青葱蓊鬱的島嶼，青島之名用於整個膠澳後，該島被稱作小青島。這與香港類似，原本也是一條古漁村旁邊轉運香木的港灣，香港之名用於整個港島後，該地被稱作香港仔。

德皇威廉二世為了展現德國制度的優越性，投入巨資高標準建設青島，希望在最短時間內讓青島超越香港，為佔領地打造新的標準。事實上，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，《香港每日新聞》就對青島有了這樣的描述：從海上眺望青島城，只見它坐落在一片旖旎風光之中。其建築整齊美觀，重重紅色屋頂躍動於層層翠綠之中，令人心曠神怡。這景色簡直像是德國的一個小小剪影，這剪影在移植過程中變得愈加完美。

整個城市建設，以匯泉灣的濱海景觀為代表。在匯泉灣半坡上，有一棟德式三層小樓。小樓為磚木結構，始建於1899年，據說業主原是德國總督副官。1923年，曾經名噪一時的維新人士康有為購得此樓，命名「天遊園」。現為康有為故居紀念館，布置了《康有為生平史跡圖片展》、《康有為藏品展》及臥室、客廳、書房復原陳列。正是在這裏，我讀到了康有為與青島的故事，令人唏噓不已。

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，大大刺激了自許「專為救中國」而生的康有為。他上書光緒帝，慷慨陳詞，指出形勢已迫在眉睫，如果再不變法，不但國亡民危，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。在他積極推動下，光緒帝啟動戊戌變法。不過，變法只維持了短短百日即告夭折。康有為倉皇出逃，經天津、上海輾轉到香港。稍事休整，再起徒程，流亡海外達16年之久，直到辛亥革命後才歸國定居。

歸國後，康有為已從當年的維新人士變成保守主義者，成了滿清遺老遺少和保皇派的精神領袖。他始終對戊戌變法念茲在茲，而德國強佔青島事件是變法的催化劑，所以懷有深厚的青島情結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、五四運動及青島主權回歸之際，都曾多次就青島問題發聲，以一介書生之力，表達救亡圖存之志。

1917年冬天，康有為應晚年摯友、恭親王溥偉之邀，首次來到青島。見此山海風光，卓犖不凡，遍遊天下的康有為頓生天開異境之感，稱其「青山綠樹，碧海藍天，中國第一」，萌生了長居之念。中國政府1922年12月收回青島主權，他半年後即購置天遊園，打算定居於此，著書興學，從世界思考中國，以文化融接中西。

篆刻家吳昌碩製作了一枚印章，深得康有為喜愛：「維新百日，出亡十六年，三周大地，遊遍四洲，經三十一國，行六十萬里。」在遊歷生涯中，康有為創造了諸多中國第一：第一個在海外開辦股份公司，第一個購買外國島嶼，第一個進入北極圈探險，第一個從事海外流失文物調查。他廣泛考察世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，悉心搜羅各國文化藝術品，擬籌辦博物院，傳承文明，開啟民智。倉皇海外流亡之旅，成就了恢宏的學術視野，書寫了難得的跨文化傳奇。

●青島雕塑園青銅作品《海風》。 作者供圖

康有為之所以選擇青島作為風雨人生的最後歸屬地，主要是因為這座與戊戌變法同時出現的城市，經過德、日兩國長達25年殖民統治，東西文化共融，已得風氣之先。並且，青島離孔子故鄉曲阜和政治中心北平都不遠，不像香港偏安一隅。在這裏，融合歐洲文明，弘揚儒家文化，開張世界視野，條件得天獨厚。

然而，歷史車輪滾滾向前，革命浪潮風起雲湧，康有為已不在時代的列車上。他不遺餘力興辦孔教會，並試圖創辦大學重振教育救國理想，但收穫甚微。1927年3月31日意外過世，葬於青島，終結了他與這座城市整整30年的緣分。一度風雲叱咤的康南海，將長伴北國青山綠水。在天遊園書房裏，懸掛着康有為手書條幅：「南生北來何事，蕩湘雲楚水，目極傷心。」這是從南宋詞人姜夔《一萼紅．古城陰》中「南去北來何事」一句化用而來，實在是道盡了一生無奈。

輝煌與屈辱，終成歷史的記憶，殘留在山水城垣之中。今天，青島已發展成為千萬人口的大都市，經濟實力名列中國城市前茅。尤其經過承辦2008年奧運會帆船賽、2018年上合組織峰會，青島的城市建設和國際化程度遠遠走在了其他北方城市前面。

漫步青島雕塑園，我被一座名為《海風》的青銅塑像吸引。作品通過海風吹拂下的少女形象，表現了人與自然的律動，以及從中煥發出的青春生命力。秀髮被海風吹得有些凌亂，但擋不住投向遠方的目光。整個造型婀娜靈動，線條流暢，衣袂飄飄，勾勒出優美的人體形態，並隱隱透出「Violin上奏出的梵音」。

青島，一座風雨蒼黃的年輕城市，履波踏浪，生機勃勃，不正以這妙曼的身姿俏立於海陸相逢處麼！

字裏行間

疎肝癖

●黃仲鳴

自《疎肝》（即《疏肝》）一文刊登後，遠在加拿大的報史專家楊國雄大兄，即函電一通，附有三期《疎肝》影印全文，不勝雀躍，真益友智友也。

大兄函曰：「最近在文匯（報）拜讀小報大作，《疎肝》資料不全，故今特影印創刊號全份以供參考，另傳上1932.1.2（三日刊）及1936.8.28（再改為周刊），有這些可能更是得心應手。」果然也，未知還有否？嘻！請莫怪老弟之貪得無厭。

《疎肝》創刊號第四版有「疎肝新聞」，圖文並茂，在當年來說，受眾看後是否會「疏肝」，那就無從考究，吾今讀之，卻有明日之花、毫無感覺之嘆。因艷照非艷，文非艷文也。有之，則暴露歡場新聞，頗矚目。話說有歌女名玉京，「韻雅腔柔劇耐聽，宛轉菖蒲無此艷」，有一「老坑」喜之，耗盡十年所蓄血汗後，卒為所棄；又有一「少坑」亦耗多金，未嘗得一飽；有二世祖擲數千金，捧之入室，生下一子後，嫌二世祖供奉不若以前之豐盛，思重披歌衫，收入更多，於是下堂求去，再做馮婦。如此新聞，讀了怎能「疏肝」？

●花事新聞聚一版。 作者供圖

至於圖片，則與內文無涉，如「抱病滬上之周月卿」、「浪漫女明星」、「女侍麗容與亞瑛合影」、「艷名大噪之女侍三妹」，全無文可閱，既不知何許人，也不知往何處可尋。若如抱病之婦，誰敢見之？

1936年8月28轉周刊後，封面有「新生活運動實行後之荔灣遊侶」，則是真確的小新聞。羊城之荔灣，「風景秀麗，凡往遊者莫不流連忘返，情侶雙雙，泛乎中流，通宵達旦。運動起後，當局派出風紀特警，在河面逡巡，半夜十二時，即要清潔河面，違者予以拘捕。此時，真鴛鴦野鴛鴦莫不展翅飛遁。」

第三版有「本社舉行第一屆選舉電影皇后大會」，刊出表格，俾讀者投選，惟「僅限於南中國之各女明星其中或有未列入備選內者隨時可通知加入」，看那名單，赫有我所識者：譚蘭卿、黃曼梨，此二妹當年乃花樣年華，可惜無玉照可觀；我識二人於電影，一已老胖，一已老瘦矣。這是《疎肝》之噱頭？惟資料不全，未知選後結果如何。

1932年1月2日第四版有一奇文：〈聲響君之疎肝癖〉，意指人有癖，如三國杜預因好讀《左傳》，故有「左傳癖」之名。聲響君嗜遊花街柳巷，「而疎肝小報所載消息，則又盡屬石蔴荷茶之花事，且皆詳紀靡遺」，聲響君遂視之為「終南捷徑，以作花國之南針，每逢星二五日十二打鐘前後，聲響君輒單人匹馬彳亍於德輔道中及干諾道左近之小報攤前，等候《疎肝》之出版」。此文當是自我宣傳，亦可當趣事視之，故這位仁兄遂有「疎肝癖」的稱號。

國雄大兄來函責我，指大學圖書館不收小報，是為不確，誤導讀者「無門求索」，此真罪過。他說港大孔安道有吳灞陵舊藏，小報創刊號大致齊備。國雄大兄乃孔安道前館長，當年搜藏不遺餘力，在報業研究上，他真是功不可沒。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港體發展(1)：大細超．差天共地．同人唔同命，同遮唔同柄．買薑唔辣、買醋唔酸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香港人會叫不太禮貌的「睇」（看/望）做「超」——由有「看/偷看」意思的「瞧/瞟」音轉過來。後來有人以動詞作名詞，把「超」作「眼」或「眼鏡」，於是有人形容有一雙「鴛鴦眼」（一眼大、一眼小）的人做「大細超」。及後又有人把「超」理解成「看待」，於是說人「大細超」便是說有人「偏心」或處事「不公」了。

形容差別很大，以下是一些適切的成語：

天淵之別；天差地別/天差地遠

相當於口語中的：

差天共地

其中「差」、「共」多讀作「撐」、「拱」。據筆者的考究，此看似成語的四字詞乃演化自：

「天共地」有很大「差」別

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們不難遇上有些人，其背景包括出身、履歷或外形與你大致相同甚或不比你優勝，可他們卻比你際遇好甚或有很大的差距。就在你大惑不解、大感懊惱的時候，或許有人用上以下一個粵諺來安慰你：

同人唔同命，同遮唔同柄

意指任何背景都不是問題，因一切都是「講命水」，正是命中注定，無謂再作比較了。不少人以為此押韻句的後半部無甚意思，只是便於吟誦或記憶而已；此言差矣，筆者析述如下：

「同」是「人」，同生於世上，理應受平等待遇，但兩個人的「命」（命運）可很「不同」，真個是「同人唔同命」。「同」是「遮」（傘），也是用來遮雨，理應沒什麼區別，但兩把遮的「柄」可很「不同」；普通人用的是竹或木柄（現多用膠柄），有錢人則用昂貴物料，如珍貴木材或貴金屬，真個是「同遮唔同柄」。

如從某人或單位所獲得的支援力度太小，對解決某件事情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廣東人會說：

買薑唔辣、買醋唔酸；買鹽唔鹹、買糖唔甜

與「於事無補」、「杯水車薪」近義。

自1960年起舉行的「Paralympic Games」，是一項為身心障礙者舉辦的國際型綜合體育賽事。內地、香港、新加坡意譯為「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」（殘奧），台灣則音譯為「帕拉林匹克運動會」（帕運），當中的「para」（同「parallel」中的「para」）源自希臘文，有「平行/並行」的意思。無怪，「殘奧」與「奧運」安排於同步進行。然而，此字的本義有無分彼此的含義。如是者，「正常」與「殘疾」兩類運動員理應享有「平等」的待遇，惜現實並非如此。比方說：在英國，「奧運」奪金選手可得一萬至三萬鎊，但「殘奧」運動員僅得五百鎊。又比方說：在香港，有「神奇小子」之稱的「殘奧」短跑選手蘇樺偉與有「風之后」之稱的「奧運」風帆選手李麗珊分別於「1996亞特蘭大殘奧、奧運」奪金；當年李獲發三百萬獎金而蘇則只獲發三十萬。對「殘奧」運動員的待遇，有關當局無疑是「大細超」；筆者只可慨嘆一句「同人唔同命，同遮唔同柄」，且大家勿想當然：

「平行」相當於「平等」

按現時全職運動員的薪酬機制，香港選手須在國際大賽有「超卓成績」的支撐下才有高達四萬的人工，否則只可取低至三數千元，真個是「買薑唔辣、買醋唔酸」。須知道，要有機會取得卓越的成績，不是一時三刻可做到；試問每個月只拿一萬幾千，足以持續動輒十年八年的鍛煉過程嗎？現實就是要放棄「追夢」了！

生活點滴

滿山明月

●魏以進

月光灑在山坡上，那是流瀉的音符。少時，我最愛去的地方是外婆家。走過袁家沖，翻越金卡山，跨過一條山澗，便到了陽坡外婆的家。背靠青山，遠眺大王岩，白雲下的山巒就像趕考的秀才自負而踟躇。我們在道場上追逐嬉戲，時而藏至草垛，時而匍匐於溝壑，歡笑聲不絕於耳。

童年總是在不經意間就已成為過去。直至8歲前夕，我才發蒙讀書。那是文革結束的前一年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，三天兩頭到生產隊去勞動，讀書是副業。我記得有個退伍老軍人時常到學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，三句話不離本行，開口便辱罵成腔，老子喧天，奇怪的是，我們不僅不反感，還聽得津津有味。那時覺得打仗竟然如此有趣，遺憾我們沒有趕上。後來才知道戰爭是殘酷的，殺戮，毀滅，推陳出新，也便敬而遠之，不再發聲。

那年中秋，我們兄弟幾個到外婆家去。因為在上學，直到放學後我們才從魏家坡出門動身。母親在書包裏塞了點兒雜糖，讓我們帶給外公外婆。那時物資匱乏，副食是稀罕東西，只有過年前才能從供銷社買到。我們邊走邊玩，到袁家沖時天就已黑了下來。還好，太陽謝幕，月亮登場。天空彷彿是晶瑩的屋頂，月亮猶如圓圓的頂燈，把光亮撒在我們前行的路上。一隻大鳥從田埂的高樹上掠過，驚起一攤月色。我們一邊哼唱，一邊開始爬坡。金卡山是通往陽坡的必經之路，山上其實本沒有路，只是鄉親們為了抄近道，從林子中硬生生踩出來的一條狹窄通道。現在已是人跡罕至，樹木與雜草把通道遮蓋得嚴嚴實實。

那時雖窮，兄弟幾個在一起倒也其樂融融。爬到半山坡，明月發出的光輝如天使細嫩的小手撫摸着我們的頭頂。我們大聲叫喊，喊聲劃破月光的柔紗，飛向山頂的歪頭松。一陣秋風吹過，松樹輕輕點頭，似有歡迎我們之意。松樹已有些年頭，就連母親也不知道樹有多大。我們爬到哪，明月就照到哪，形影不離。我們在林中穿梭，儼然大山的孩子。那時年少，初生牛犢不怕虎，換作現在，斷然不敢晚上從那山上穿過。大哥腿最長，老是跑到前面，為了等我們，又等到最後。他憧憬着說，將來長大了，要蓋一座房子，房子裏晚上也要這樣亮堂，吃飯看書睡覺不用摸黑，還能湊在一起打撲克。說罷，他好像有些動情，默默地笑起來。雖有些模糊，透過月光，還是能隱隱約約看到他臉上的笑容。儘管大哥離開我們已十多年，然而當時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。二哥與我們的想法大相逕庭，他長大了要當個記者，後來果然如願以償，成了一家黨報的記者，滿世界跑。儘管傳統媒體受到新型媒體的衝擊，但了解社會的路徑比我們要寬廣。他們在介紹自己的願景時，明月已爬上了樹梢，滿山的月光似乎在回應，透過枝丫輕叩我們的眼簾，不留一點痕跡。童言無忌，當年的戲謔之言竟然成真。我是最體弱者，就想盡快到外婆家吃她做的包穀漿粑粑，於是口出狂言，長大後要當個數學家。事實是數學家成了泡影，倒做了個小學教員，還與文字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弟弟最快活，想成為美食家，走遍天下，吃遍天下。當時我覺得他真敢想，尚在饑饉線上掙扎的我們，吃飽肚子是一種奢望，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。

說笑之間，我們已爬到了山頂。俯視身後，明月給滿山披上了銀紗，曲線婀娜，玲瓏剔透。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。穿過山坳，便向下直奔。跳過山澗，再上一段坡路，外婆的家就在眼前。那條灰色的狗早已聽到我們的聲音，蹦跳着衝過來迎接我們。外婆外公喜出望外，趕緊張羅着給我們蒸漿粑粑，慈祥的笑容跟那天的月光一樣明朗。

時光如水，物是人非。外公外婆走了，爸媽走了，大哥也英年早逝，壯志未酬。可那個晚上的情形仍記憶猶新，時時湧入腦海。滿山明月，月光就像那心頭的情弦，秋風裏輕輕撥弄，彷彿淙淙清泉在翻滾，紓緩中帶着些許激昂。明月還在那山上，思念刻進了我的心房。

詩詞偶拾

中秋

●陳木金

清幽的桂花香
浮動着
很近又很遠
一片桂葉，鼓動思緒
輕颺一葉扁舟
駛向兒時的故鄉
山也朦朧。水也朦朧
墨色如此單純清淺
銀河也是如此
唱着千年的婉約曲調

風掠過的思緒
是濃稠的
千尋而來的月光
也是濃稠的
不經意，一絲秋的涼
在鱗次燈火裏清醒
中秋故鄉月的圓
多年前，已是一個典籍